LAN



Ι



(一) 洞女子

(二) Lan

(三)裂口

(四)溶解的眼眶

(五) 章鱼

(六)母亲

(七)"愤怒的酮"

(八) 兰花

(九)那不勒斯

(十)出发



-洞女子-

她朝我走来,双手握住后背的头发。

灰色方形空间,方盒子之外是无限延展的水平面。

远处的水泥地面上剖开一方巨坑,里面杂草、泥 土裸露着,混杂着沙漠的气息。

葡萄酒干涸的斑迹、壁虎的尾巴。

她在隔着我两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,我们都保持 着沉默。



她的身体此时裂开了一个口子,从肋骨到肚脐,翻开的皮肉把她的衬衫撑变形了。她解开衬衫的扣子,平静地向我展示她身体打开的深渊。

她的乳晕是深紫色,上面还有很多凹凸的结节, 肋骨随着呼吸的起伏若隐若现。开口的地方在躯干中 央微微靠右,里面是一片未知的漆黑,

翻开的肉看起来像巨大的阴户。

她缓缓从身体的裂缝中掏出一只雪白色的章鱼。

不一会儿,她干裂的没有血色的唇间开始发出嘶嘶的气音。



"逝者已逝,永恒的山巅沉没……"

她呢喃着一些破碎的词句。乌贼的触角慢慢缠上 了她的手腕。她情绪变得激动了起来。

> "忘了她吧!忘了我! 狗日的月亮,

海水都不曾如此绝情和恶毒。"

.

"若你予我荆棘的囚笼,我会被硫酸溶解,在月光的辐射下生成硫酸钙和硫酸镁的璀璨晶石。"



她的面部肌肉抽动着,嘴皮和舌头快速翻滚开合,空洞身体内部的信号素交织着这些词句,从她的唇间流出。这些能指的意象像咒语一样流淌、聚拢、 互相关联成抽象的意象群,在她身后的空气中展开。 她的瞳孔却空洞无神,寒冷得像人工智能。

——她是在邀请我,还是她背后的怪物在盘算着 将我吃抹干净?

此刻,我感到不得不与她谈话。



"7629384729.98652"

她凝视着我的面部,像是从我的面容信息中读取 除了一段数字。

"我不理解。"我说。

"您不需要理解,因为我只是一个外围人。伟大的是母体,是 Lan。"

"她怎么感知到我的呼唤?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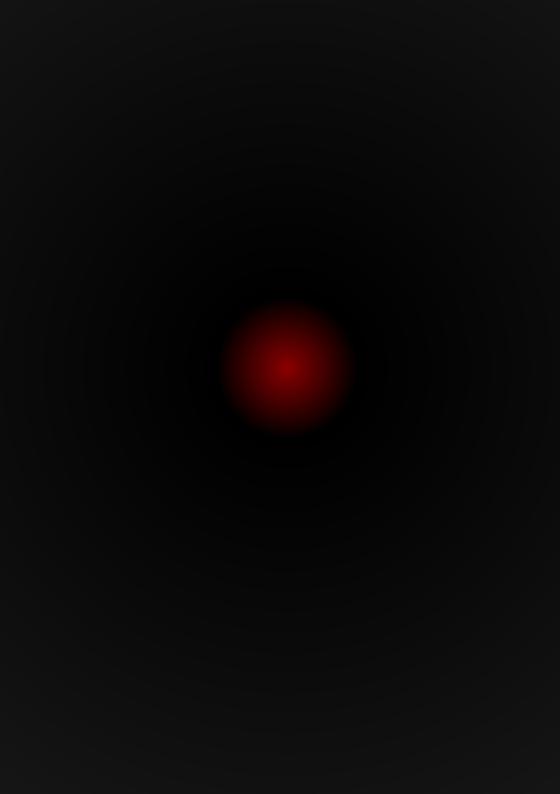


我猜,她最多只是我梦境里产生的图像,蛰伏在 深层意识中等待被唤醒。

"你的汗液在说话。你意识不到吗?"

"我喜欢的作家是乔伊斯。他让我麻木。"

她手托着章鱼,它的口器在轻微地开合起伏,吐 出细密的泡沫,触手分泌出的黏液流淌到了她的手 背、手腕、手臂上,包裹住了骨骼关节和血管瘤节顶 起的凹凸不平的皮肤,在正午苍白的阳光下熠熠生 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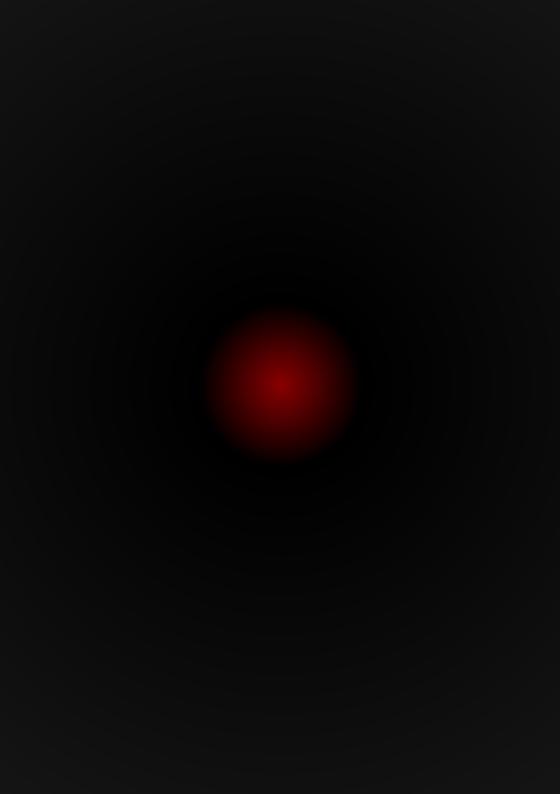
一阵风刮过,飞尘扑面而来,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
她的如枯草般的褐色头发在风中舞动,在湍急溪 流中的石头边的水草,左右不能自主。

然后,她的头发,像蒲公英的种子,被吹进了风里,冲向死气沉沉的大气。

在模糊的视线中,我看到她笑了,眼睛眯了起来。

"她做决定了。你我也是时候离开了。"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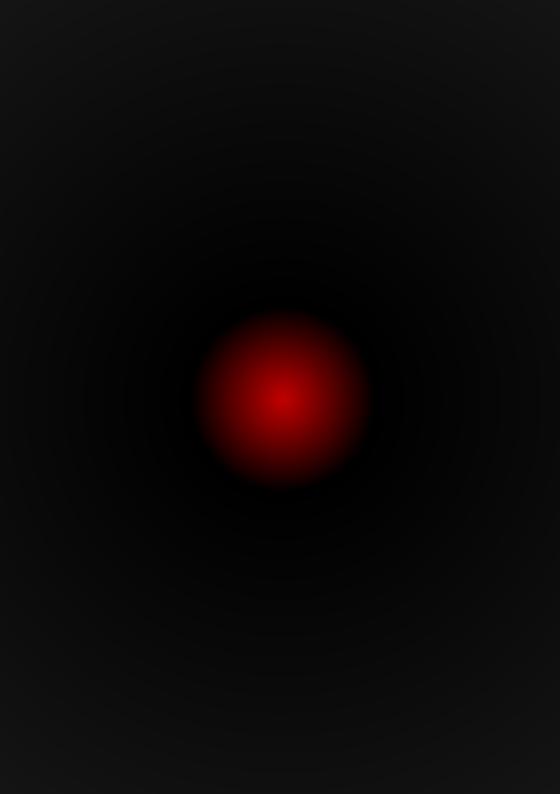
"如果你受到引诱,那就放下左侧的戒备……如果你被威胁,那就服从她……"

她走向我,把乌贼递给了我,说这是忠告,让我 可以选择部分相信。

"黏糊糊豆腐"中的神经元,最终也是徒劳无功。你会自毁。"

.

¹ 指大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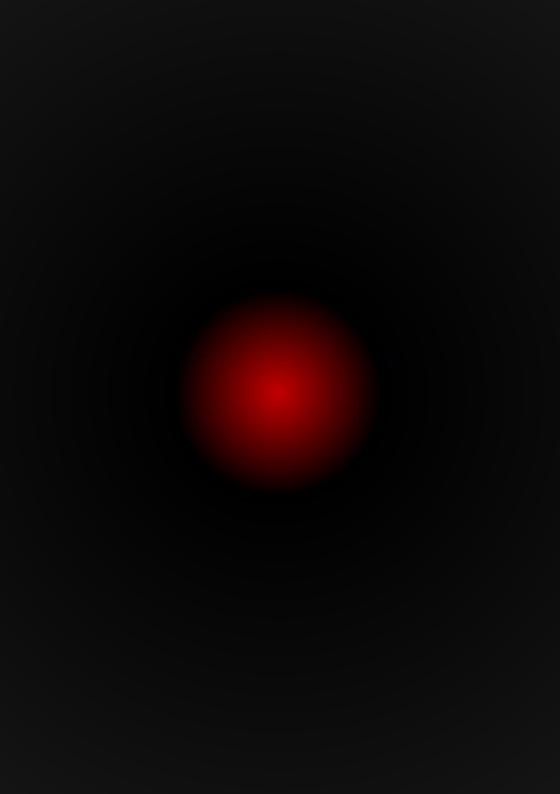
冰冷的机器和电线被肉汁浸透。

一切结束了。新的时空开始更迭。

虫鸣, 麋鹿吃草。

三个小时之后,伴随着显示器的一阵嗡响,旧的 灰色空间骤然崩塌。

那位"洞女子"早已离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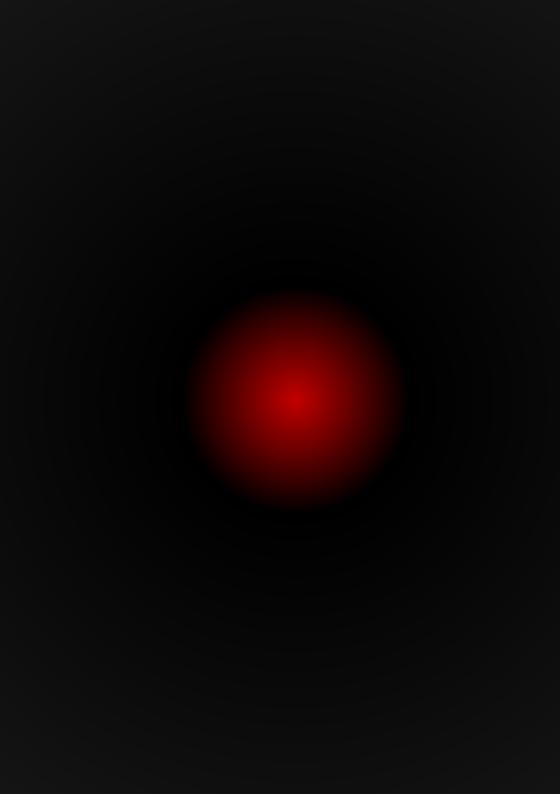


片刻之后我也离开。

我没有开口问她的身份和姓名,也许这不重要,或者也许我心里已经明白——她只是来自 Lan 的分身,或者她身体的一部分(我猜是毛发或者是肋骨),甚至只是她的增生组织。

我清醒地意识到诱惑的存在——来自她身体上开的口子,伤口里探向的是无尽的、未知的空间。

这个试探如此直白, 我感到汗毛直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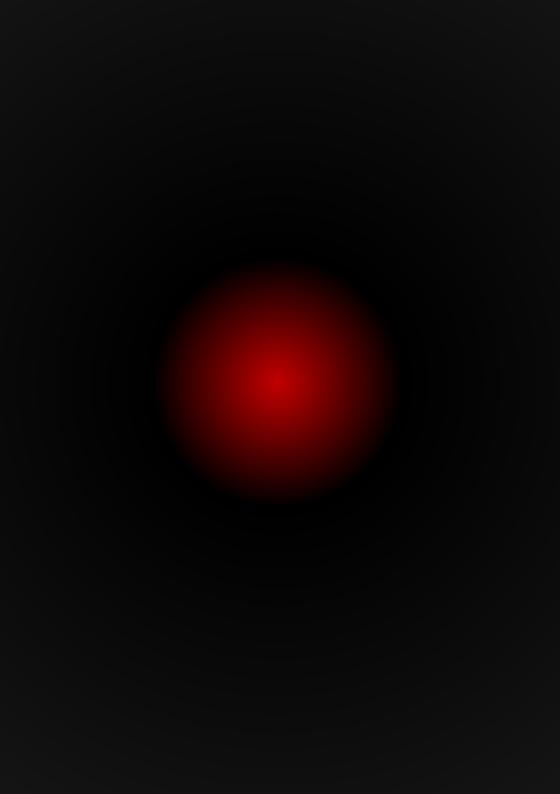
这个裂口中源源不断地释放着来自那所谓的 Lan 的信号,结界之内就是她的领域;或者,里面的空间就是她的本体。

她仿佛在说, 你能对我的身体视而不见吗?

难道要等到飓风穿透我的头颅、邪恶的鸟来啄食 我的纹身?

我在邀请你, 你不要不识趣。

来吧, 耽溺于我的身体吧。



-溶解的眼眶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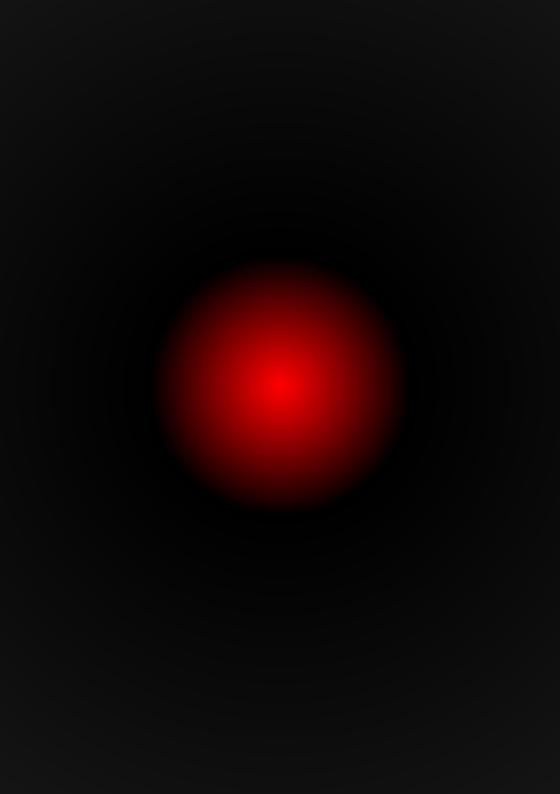
想她的第x日2。

艺术的方式(或者是写作),总以一种不知名的方式激起人的内在的敏感共振,一种诡辩的思维,一种隐晦的气息,在人类思维暗处的小道上踱步。

我坐在地下室的沙发上,梳理着自己的思绪。音 响里播放着水流声。

² 非线性时空日,如果非要以线性时空的地球人类的语言来表示,就只能消除数字、虽然我们都知道、数字才是唯一有价值和真实的存在。

_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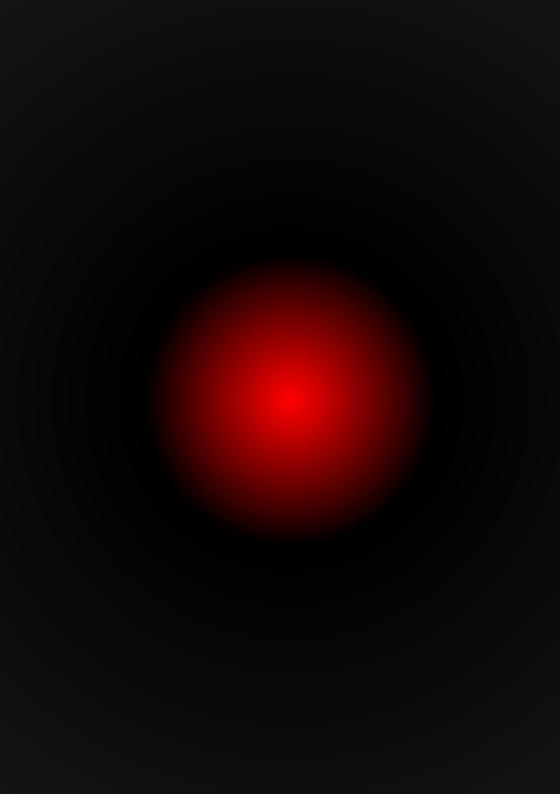
她伸手把那白色章鱼举起,灰色的瞳孔邀请我走 近她。

她在交给我之前轻轻吻了吻了一下它,头发丝划 过它粘稠的表面。

我从她的手上接过章鱼,无意中触碰到了她的指 尖——她的手是冰凉的,乌贼却微微发热,柔软得像 一滩胶水。

我把它握在手里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这只软体动物还在轻微地跳动,里面好像是包裹着一颗濒死的心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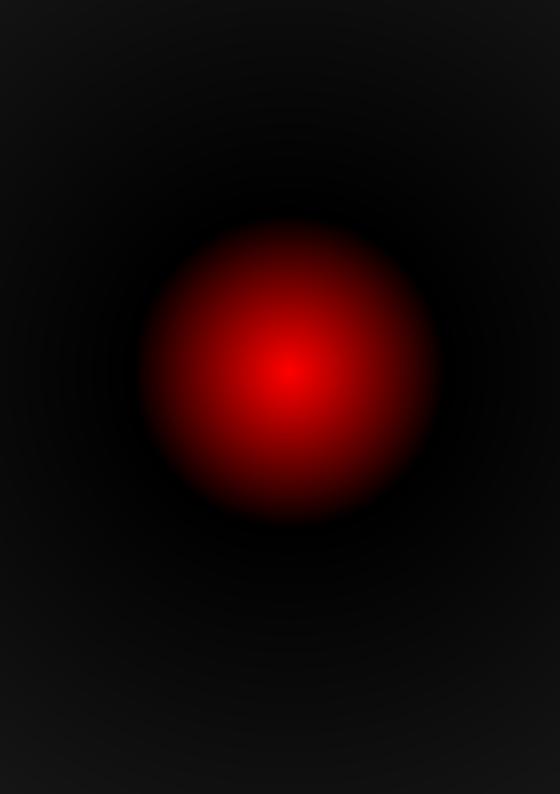
.



这些画面片段一帧一帧在我脑海里中快速闪回。 我试图再扣出一些细微的线索。

我在这段时间里意识到,Lan的力量——密度、 强度和辐射性,超出我的想象。她像一块磁石,如果 她愿意,终究能把我血液中的二价铁离子都还原成金 属,让我为之沸腾,为之躁动,血脉贲张,头痛欲 裂。

最令我感到无助的事实是,我被她吸引了,像被下了蛊一样——那天以后,我变得不再适应个体的独立存在,我时常能感到无比的孤独,想把自己的心脏掏出来挠烂。



我想接近她,依附于她。

我想进入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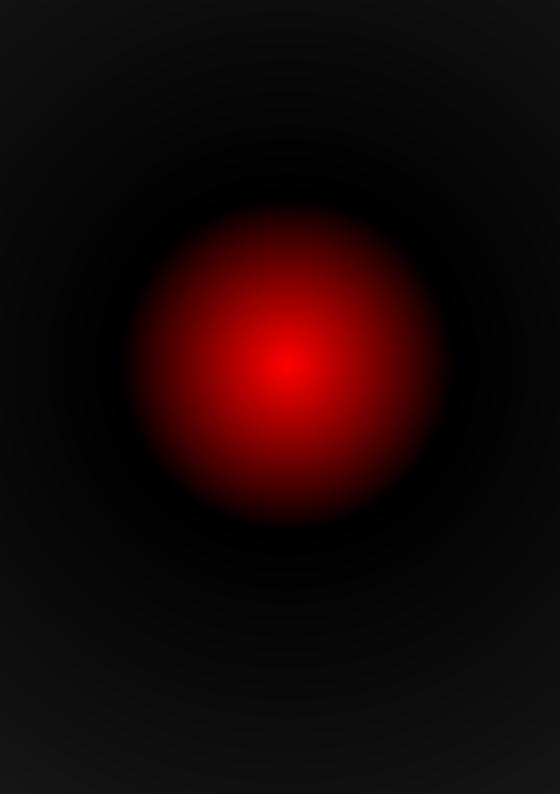
好像唯有这样能解决我发作的心脏。

这将会失控。我赖以生存的根基。

强烈的预感袭来,我更加无措——

混乱的未来,一阵耳鸣,恶心的幻想如山海般倒

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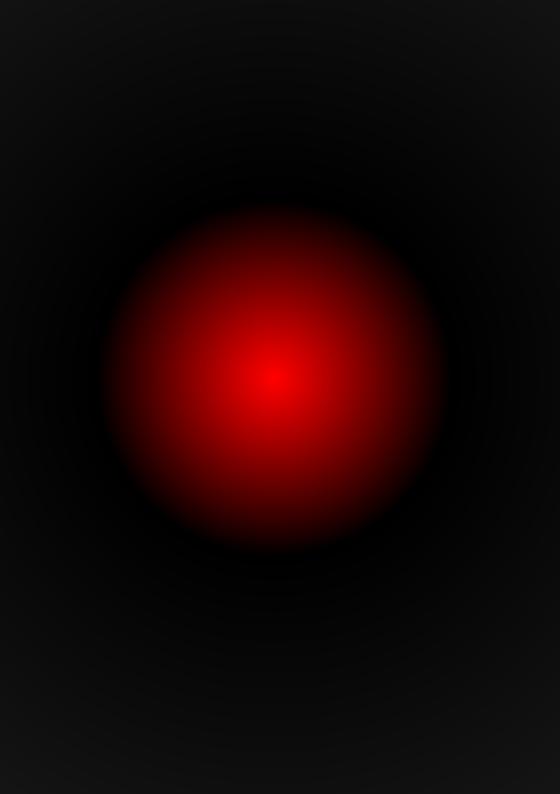
混沌的, 不见天日的。

低沉、浑厚如鲸鸣的噪声,饱含不堪折磨的痛苦。红色。黄色。液体不时从地面喷射。

我挥动的那只胳膊忽然开始分解,像被空气中无 形的触手缠绕住,被强酸腐蚀,而我只感到麻木。手 指断落,被蠕动的洪流冲向远方。有两只黏在藻类植 物上。

我的双腿陷入了粘稠的泥沼,脚踝、小腿,大腿。陷得越深越炙热。挣扎,这些胶质却吸附得越紧,在皮肤上留下无数亲吻、吮吸的触感。

溶解的眼眶,惨白眼珠的球体慢慢显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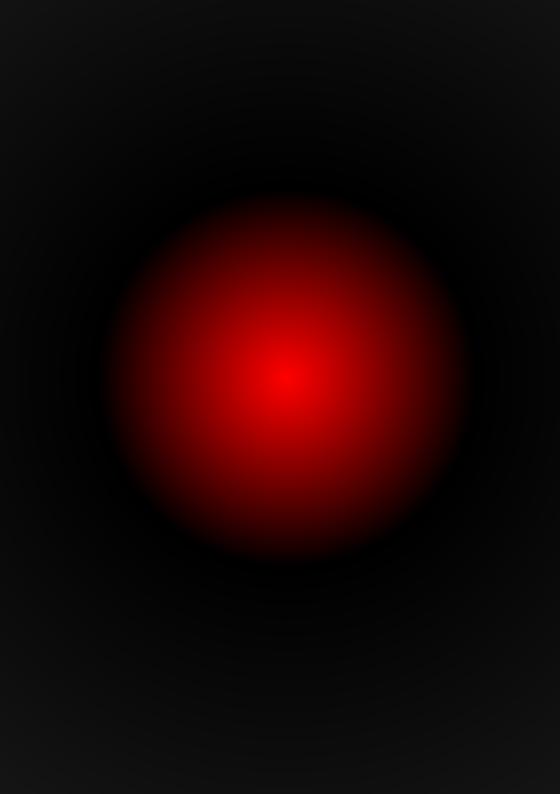
我一直在下降,直到头顶的光亮消失。

"如果你受到引诱,那就放下左侧的戒备……如果你被威胁,那就服从她……"

清醒之前,我被困在闪烁着无数微光的黑暗之中,我的耳边回响起"洞女子"给我留下的建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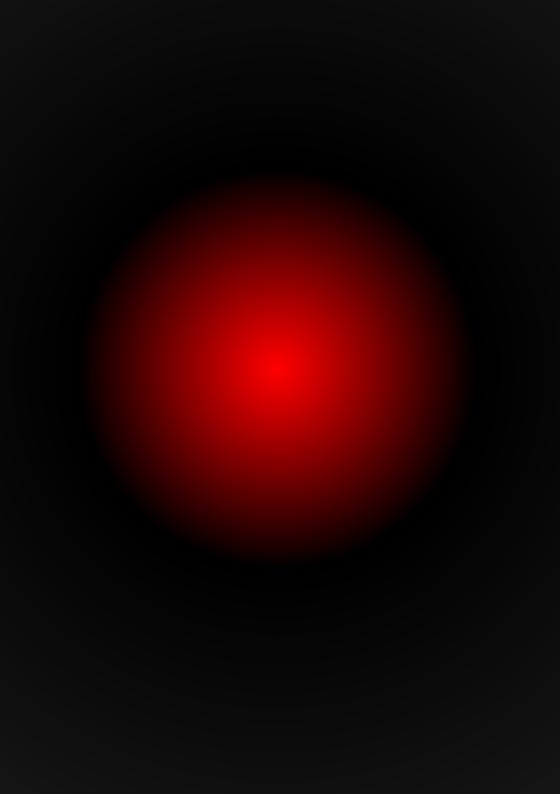
左侧?

人类的身体是对称的,如果妥协,我可以选择出 卖二分之一。



在这世上我不过是一粒棋子。她可能会是我的救赎。我也许不该去抗拒,我也许应该转交自我的主权。

我该去赌一把吗?



-章鱼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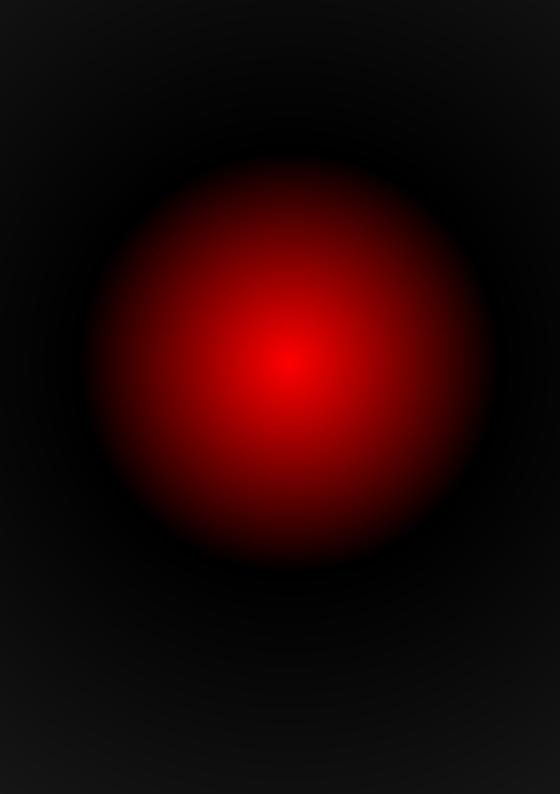
把章鱼拿回家后,我把它放在浴缸里,加了水 ——我只是推测它不属于这暴露的、干燥的空

可是,我午睡起来后,浴缸里却剩下一缸污浊 的、泛着泡沫的水。

镜子发了霉。

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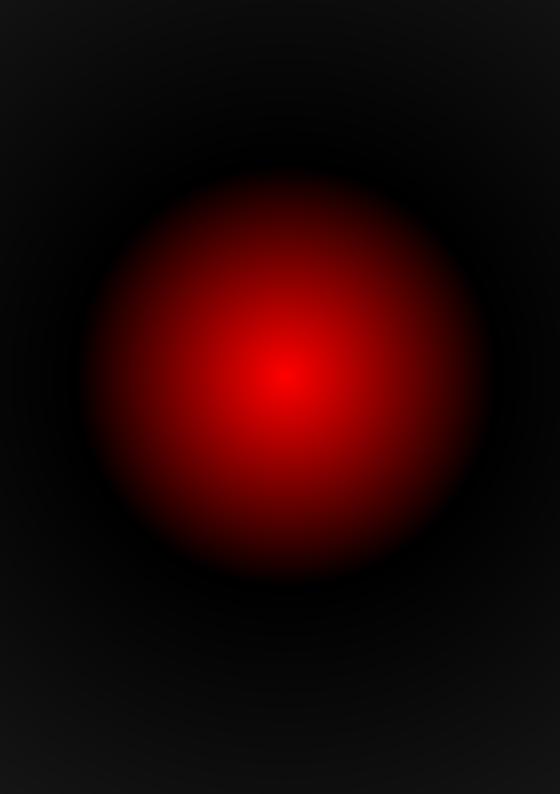
潮湿的室内带着氯水的气味。



夕阳洒落在浴室的地砖上,陈旧,斑驳,像一支 轻轻哼唱的西班牙民谣。

一只蛾子的影子掠过。

窗外远处的露台上插着一只黑白灰的纸风车,被晚风吹得摇摇晃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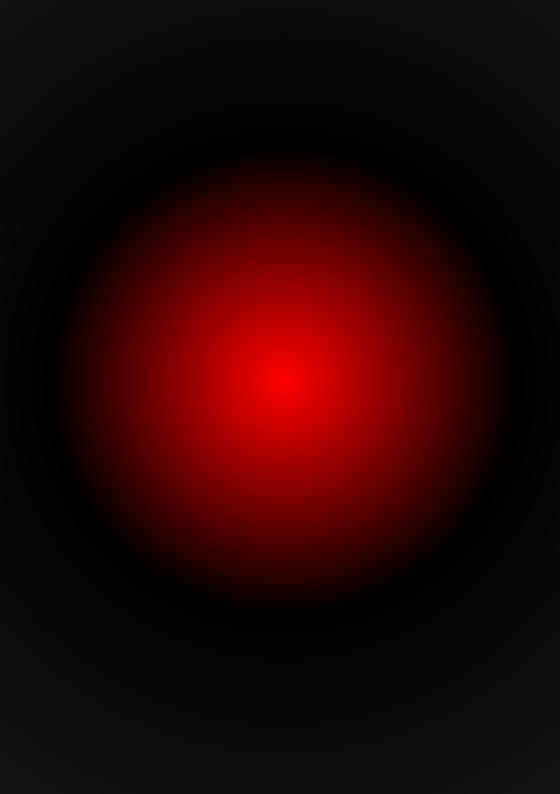


我回想起了我的母亲。

她已经过世了,很多年之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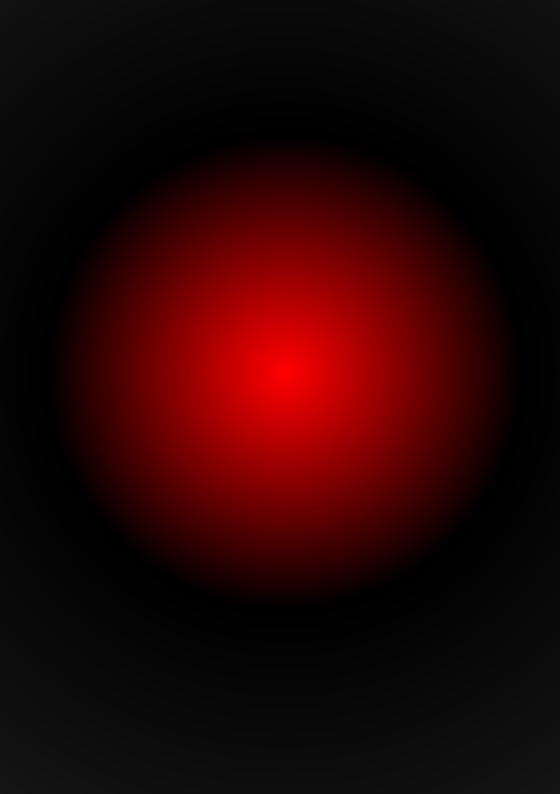
那是前几年的冬天,她从雪地里走来,带着红色 围巾。背后茂密的森林,在大雪飞扬中变成一只混沌 的黑色怪兽。

她的围巾,远远地看上去,像是怪兽猩红的舌头,在风中摇晃得像蛇信子。



随后,伴随着轰隆巨响,一架直升飞机抵达在雪原上,带走了那只红色围巾。这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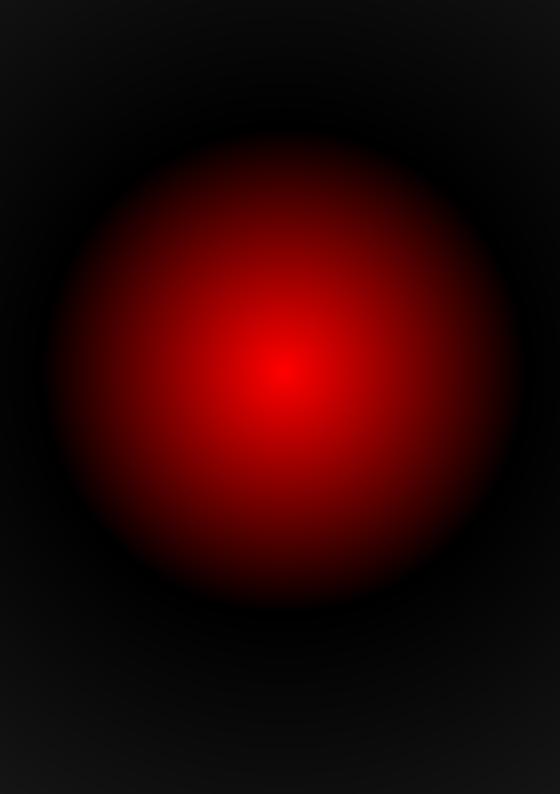
我时不时会回想起我们最后见面的场景,出于一种不自禁的情感,也出于一种我也无从知晓的原因,我无法避免地去回溯。最开始每天一次,后来过了一个月大概每周三次的频率,现在我一两个月才会回想一次,而且回忆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吃力,变得抽象,稀薄,脆弱,易于篡改。回忆的过程,对母亲的情感慢慢消失了,只剩下那个隐秘的动机。然而我每次蜷缩在沙发上,或是无助地靠在阳台围栏上,或是呆滞



地面对着显示器,揪不出回忆的真实原因。这像是一个宏大的、运行的方程,运算流中的数字无法获知方程的全貌。

时间模糊了我的视觉图像记忆,有时大雪变成了洁白的深海,有时只剩下无尽的白与动态的红色小块。那段回忆在反复出现的过程中,声音也被篡改了——雪原上大风的呼啸、直升机的轰鸣消失了,苍白的世界中,一阵阵尖锐的耳鸣愈来愈响。

她就像那只红色围巾,被风刮走了,被雪掩盖了,像一串红色的字符,被一键清除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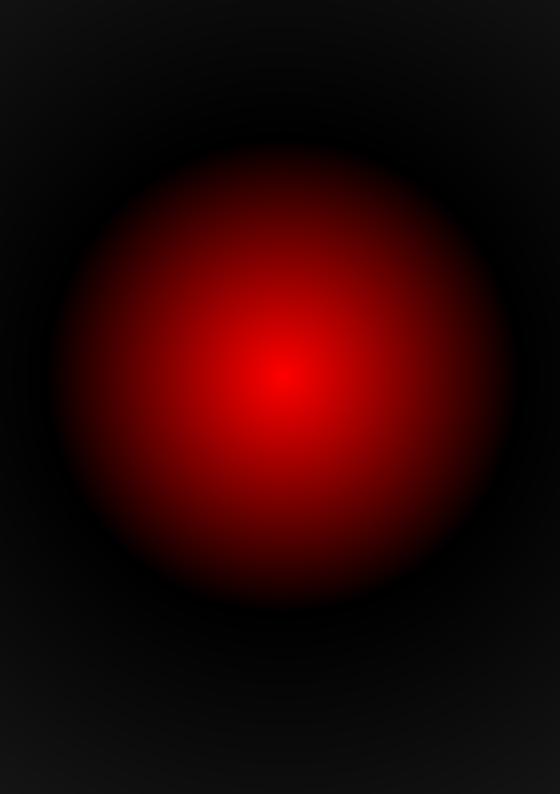


葬礼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那只庞然怪兽的印象 一直深深埋藏在我的梦魇中。在我熟睡中,在我每一 个噩梦的深处中,以各种形态与我会面。

它总是和我母亲的存在联系在一起。

有一次我被困在它体内暗无天日的腔体中,好像 回到了子宫。内部空间并不狭小,是个直径八米的 圆。在黑暗中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空间实际上是一个 高高的锥形,从锥形的尖端持续流淌下来一缕温热的 细沙,在腔室的中央堆起一座小丘。

> 那是时间的沙漏吗? 它在倒计时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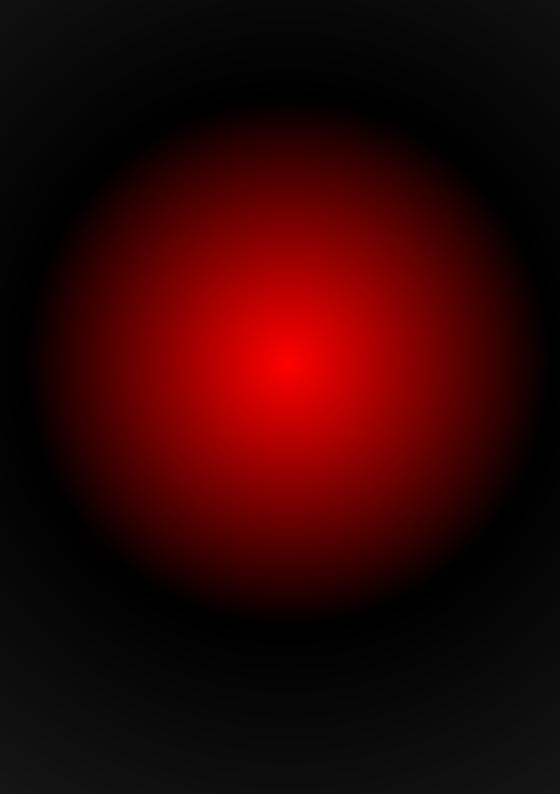


-"愤怒的酮"-

提起愤怒的酮,我想这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体验 的。价格倒是不贵,但在市面上试剂不是很流通。很 奇怪大家甚至不愿意提起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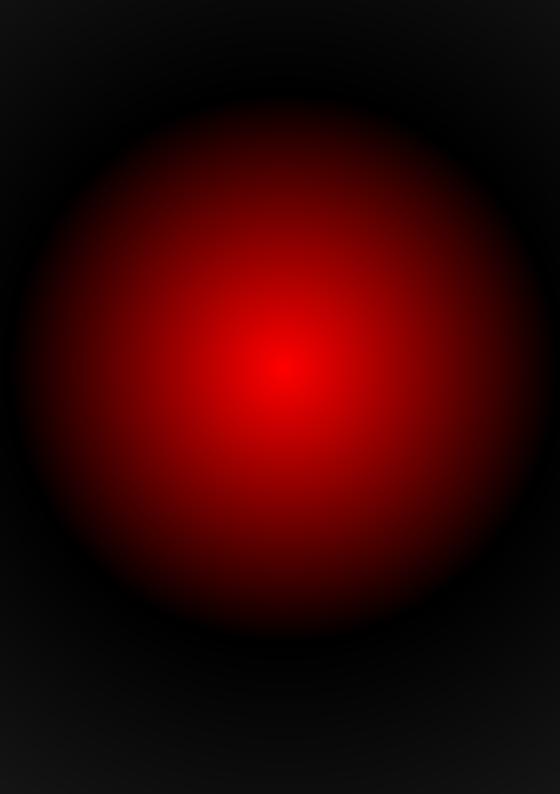
如果那滋味像三文鱼就着奶油白酱,它倒还会受欢迎些。可事实上,它的反应类似于酸涩的牙齿啃啮 电缆,或是购物袋上扎满钉子与戒指。

盛大的婚礼的确是一个 bonus, 毋庸置疑。



一万台摄像机毫无逻辑地指着对方,一声令下, 小金人砸个细碎,里面飞出成千上万只鸽子。

坦诚地说,要不是因为愤怒的酮,这稀有的深色 介质,我根本没法闻见植物汁液的气味,或是在梦里 跳桑巴跳出门槛前的黎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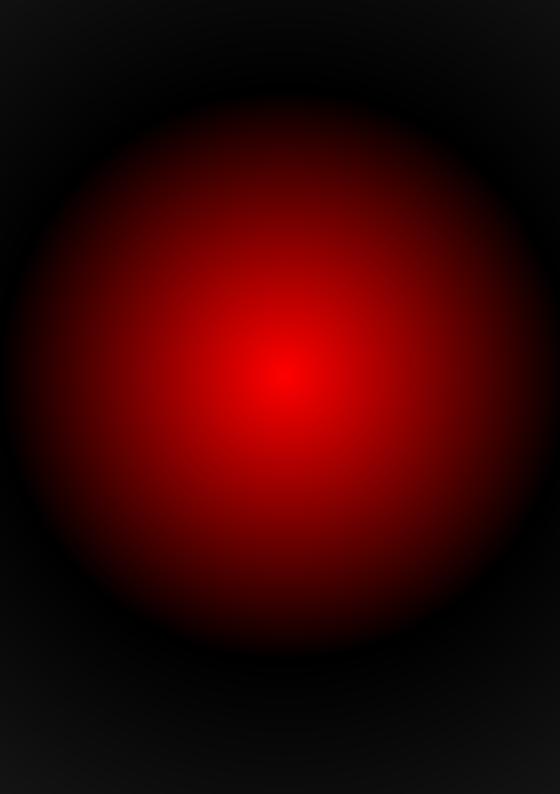
我在那天下午又陷入了那个循环的回忆。

一只玫红色的蝴蝶兰,颜色鲜艳得刺眼,取代了 母亲和那只红色围巾,屹立在苍凉的雪原之中。

馥郁的芳香让我感到眩晕。

它矗立在我视野的远方,花朵面对着我,它中心的花药仿佛在审视着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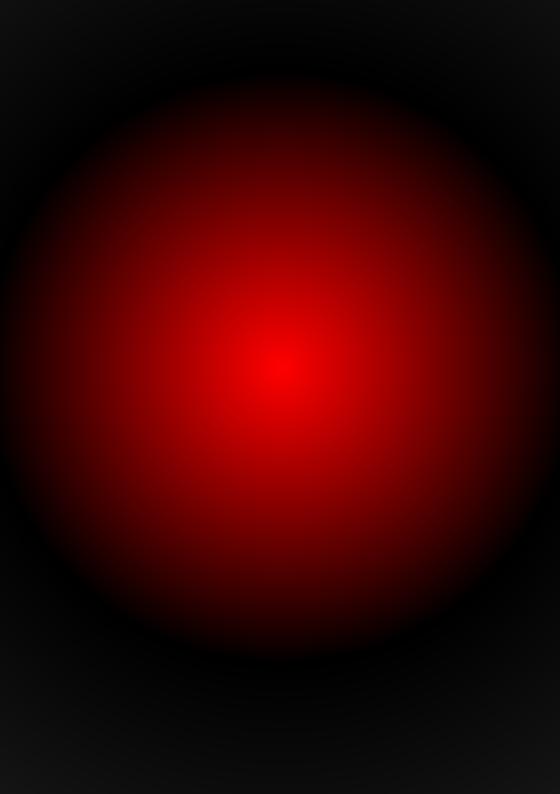
我踏着雪,去追逐它,荒原上的雪异常的松软, 我使不上劲,我怎么努力也跑不快。大雪加倍地肆



虐,我视力模糊、呼吸困难、气管疼痛、心跳加速、 晕眩,感到窒息。

随着我离它越来越近,我发现它其实很高,花瓣很大很厚,肥硕的唇瓣从中心坠下来,花茎遒劲得像树干一样。在我快要接近它的时候——我几乎耗尽我全部的力气,耳鸣越来越强烈,我想要伸手去触碰它的中心,它令我感到惧怕,当我没有别的选择,我想要知道真相。

"受到威胁,那就服从。"这句话又出现在我的脑海。 耳鸣强烈到让我头痛欲裂的程度。而在最后一刻,我察觉到兰花的蕊柱在以高频率震动(如果不是四周的雪花异常的飘动,我根本无法察觉它如此高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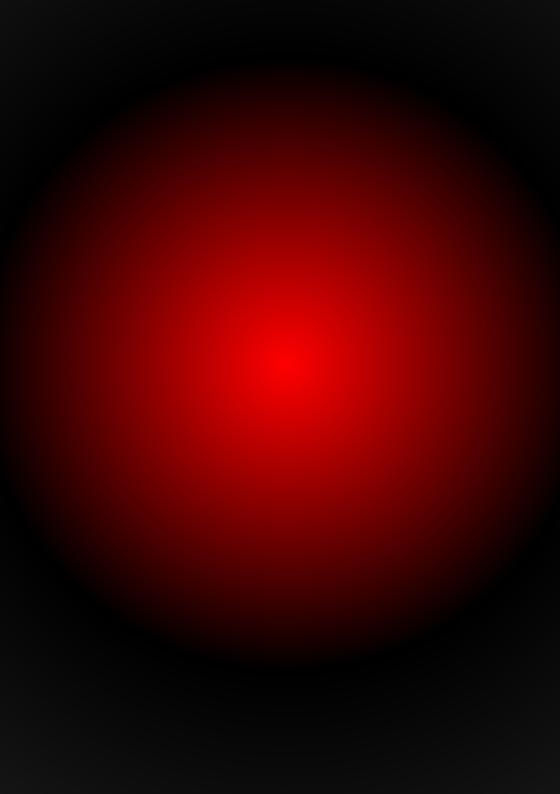
到超越肉眼极限的震动)天哪,难道是它发出的刺耳的声音?我之前的耳鸣——

我回过神来,双手撑在洗脸台上。双腿发瘫。

天色已经很晚了。浴缸里的污水散发出更加刺鼻 的味道。

"部分真实……你可以选择部分相信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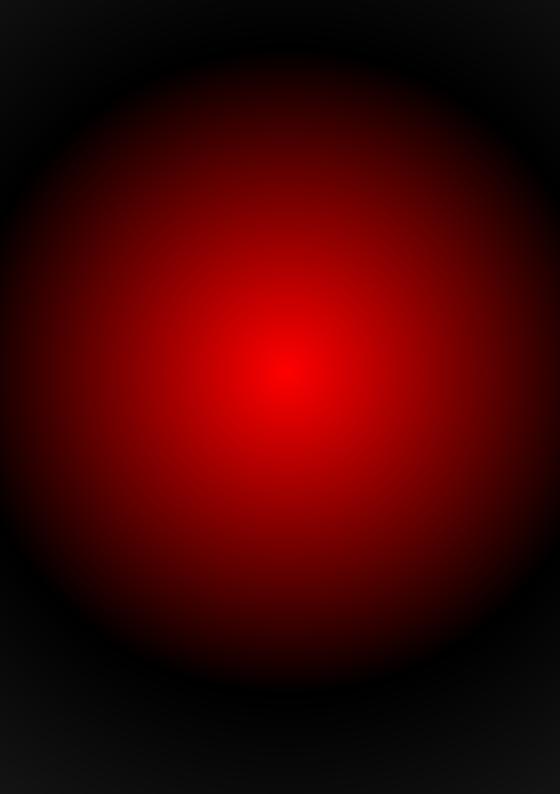
五彩的皮肤上,每个毛孔都在不断分泌黏液。



这不是令人费解的谜题,一切都是事实。我才意识到不需要绞尽脑汁去破译,我只需要去接受,我的身体会自动产生反馈。

一切都是真实的,我和"她"在交流。哪怕是不对等的交换,哪怕被误解,我们的交流不是徒劳。Lan一直在控制着一些能量流。而我在试图突破自己平庸的理解力,无数次解构和重建对肉身的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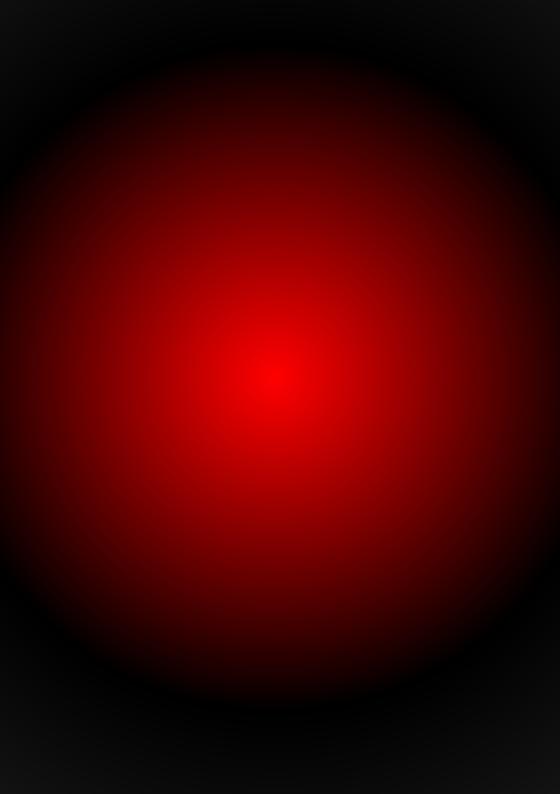
"自恋者终将沦为自弑者吗?" 我想问她。



-那不勒斯-

我突然想起来意大利作家 Elena 的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,里面有些情节让我脑袋发热,关节发酸——我总觉得我的身体也居住着 Lila 和 Lenu(她们是小说里面的两位主人公),而她们从纸面上浮现了出来,反向照射进我脑海里的那两个声音。

当所有人都在好奇作家本人是不是 Lenu 的原型,并曾有一位似 Lila 一般的天才女友时,我却认为她们是作家人格的两面, Lila 和 Lenu 都来自 Elena。



无法回收的想象会放任其生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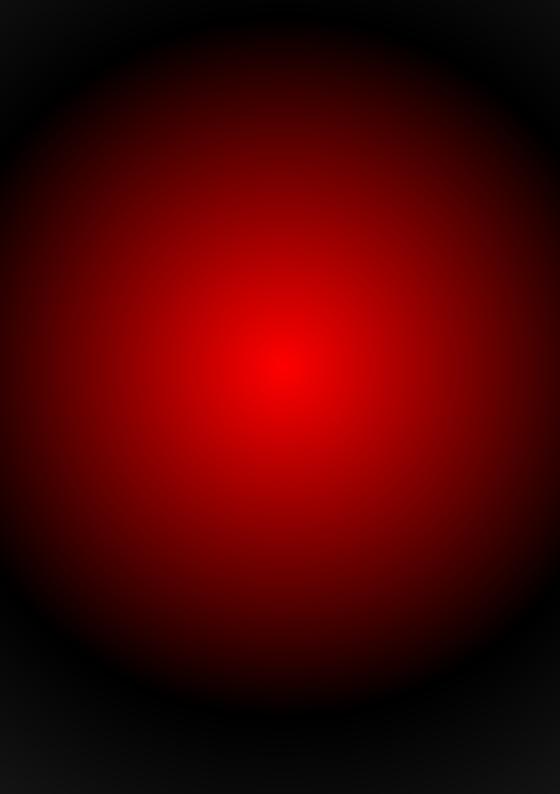
我脑海里的"Lila"和"Lenu"是永远对峙的——

"嘿,庸人,你再喜欢玩文字游戏也无济于事。"

"至少我做出了我的选择, Lila。"

"你那自以为是的木头脑袋让人感到悲哀, Lenu。"

"你为什么还会信赖大脑的选择,而且,我的腹部会发热。"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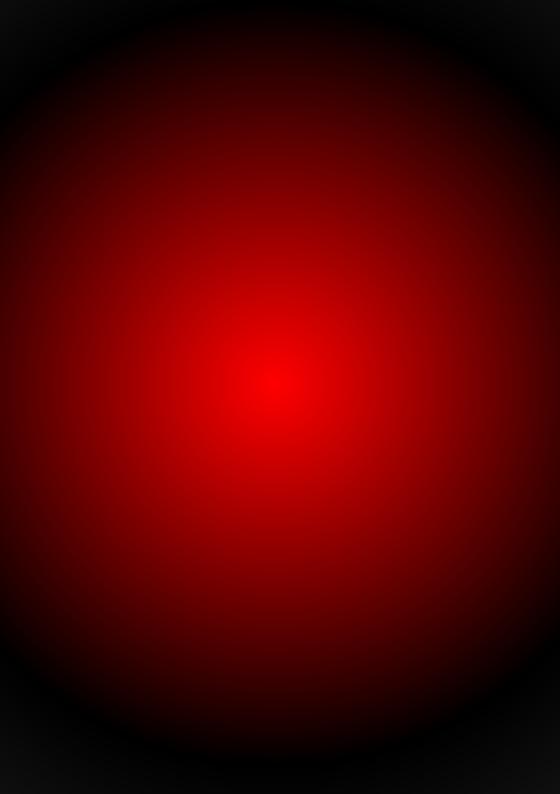
"……你被骗了,傻瓜。"

"你有一天会需要我的, Lila。"

"这就是你不敢离开的理由吗?快走吧。你虚伪的脸让我觉得恶心。"

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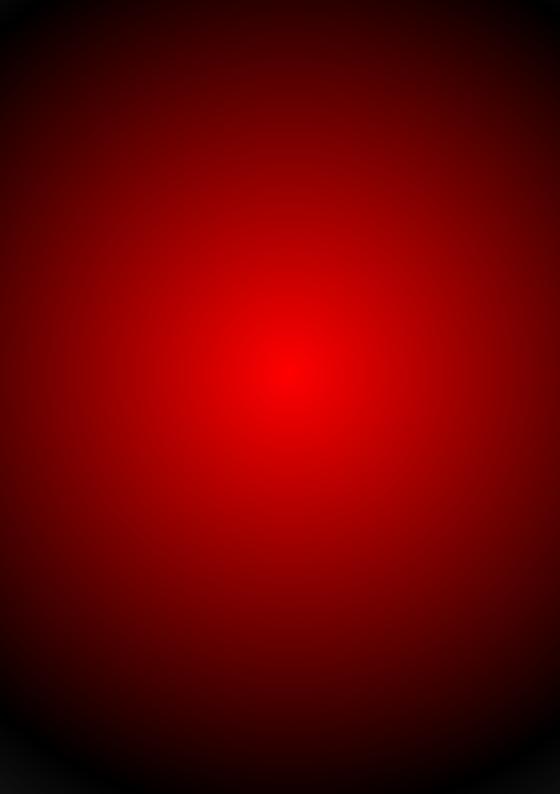
两种总是在我脑海里争吵的声音,仿佛正是小说 主人公的人格的映射。我有时分不清我与这两种声音 的关系,她们所说的话都是我的所思所虑,可在她们



争辩时,我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,像个小丑一般站在一旁。她们亲密的关系使我感到尴尬而多余。而突然间,她们齐齐地看向我,严肃地审视着我,眼神里全是抱怨,仿佛在说:我们正在为你的事情争吵,你为什么不主动表个态呢?只是放任我们在大喊大叫。

我承认懒惰和懦弱让我没有直面棘手的问题。我需要堵上我的身体和生命来做出的选择——关于Lan,我该走向她吗?

我只是一个渺小的人类,无知的个体,一个人像小舟一样飘荡在世上。我一旦做出了微小的选择,或是表现出轻微的意向。事态极有可能向我无法控制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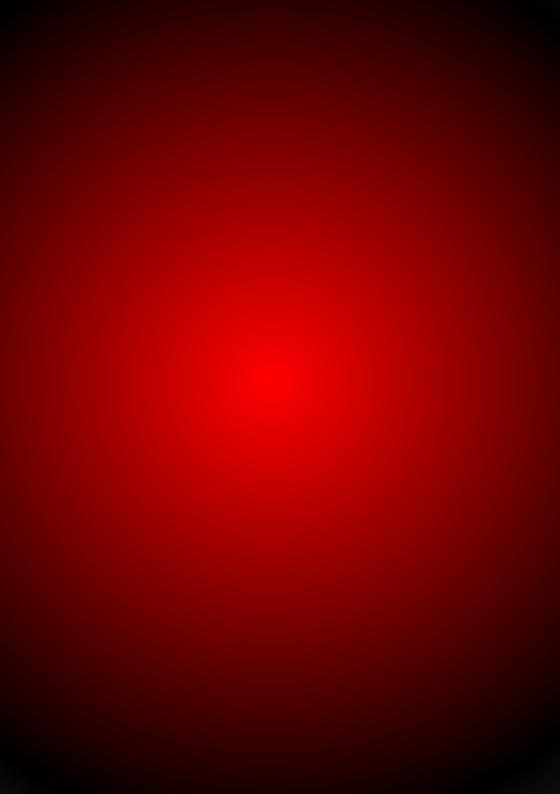
向进行。一次又一次的闪回和梦境让我意识到我没有 修正的机会 。

我会经常说服自己,两位少女的争论只是我平庸的意识的映射罢了。或许是因为我无法完全解读其含义,只看到表面的世俗形式。

言语显现出狡黠的特性,它按某一种自私的需要 来填补我与世界的裂隙。

可语言终将会随风而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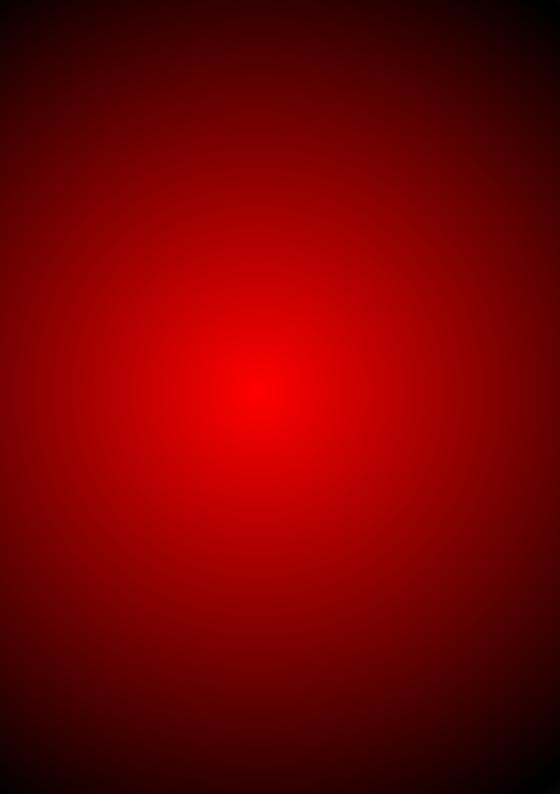
异态空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又是错落的。



Lan 就这样出现了。在我的面前。

我想靠近她,她保持着微笑的表情,随后变成烟雾消失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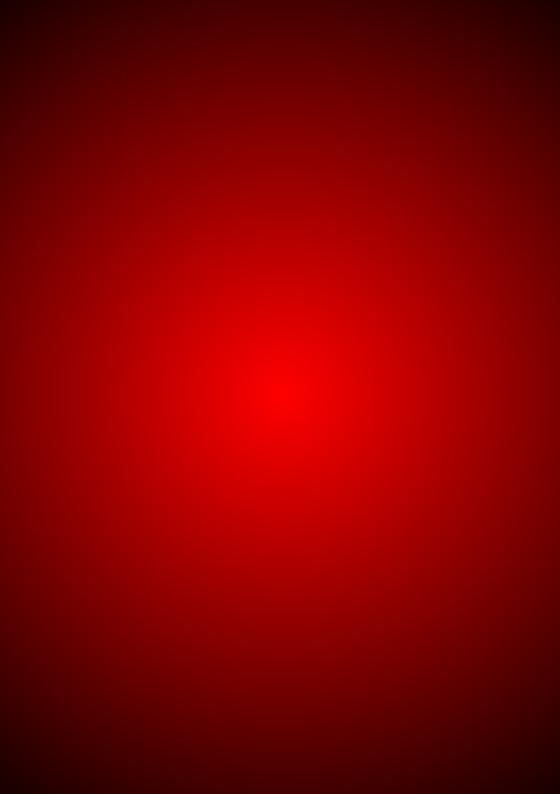
当我确认她已经离开的时候,我无比懊恼,胃里翻江倒海,心脏砰砰地敲击着胸腔,仿佛要将肋骨撞断。



我想念她,我想念她想得快疯了。

她没有血色的薄嘴唇,她灰褐色、如草丛一般的 头发,还有她的眉毛,几乎让人无法察觉到它们的存 在,像绒毛一样贴在眉弓骨上。她空洞的神情,使呼 吸显得毫无意义。她四周环绕着安静的空气,进入她 的气场后,我会觉得时空、话术、结构这些都被留在 了身后,唯一能感应到的,只是和她微弱的、却千丝 万缕的连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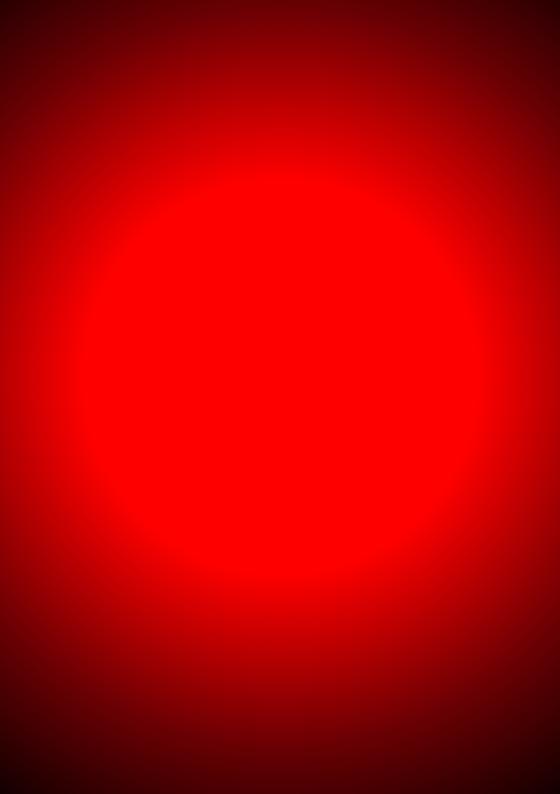
我不敢放任自己哭出声来。



远处的天空染上了愈发浓郁的猩红。

稀薄的紫色卷积云裹挟着薰衣草的气息,在夕阳 的余温下蒸腾。

事情愈发荒诞了起来。



意识

次意识

超意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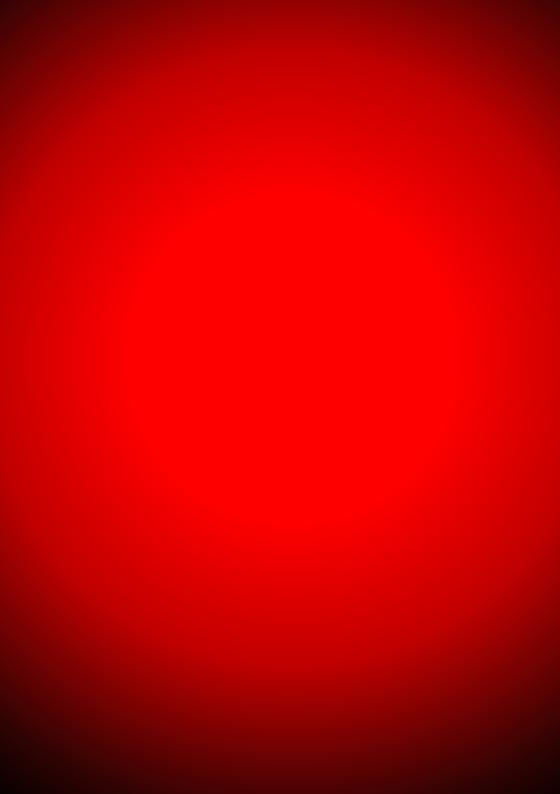
潜意识

无意识

空间

次空间

超空间



时间

线性时间

非线性时间

现实时间

虚构时间

流动时间

固态时间

钟表时间

数位时间

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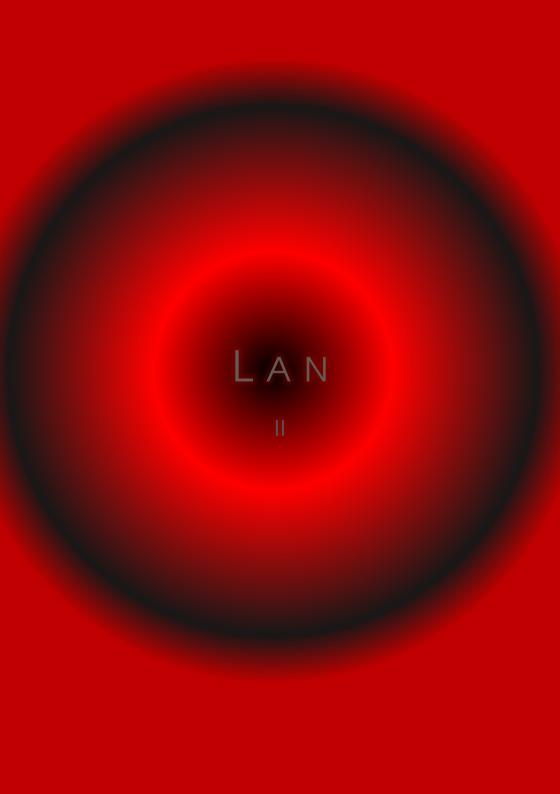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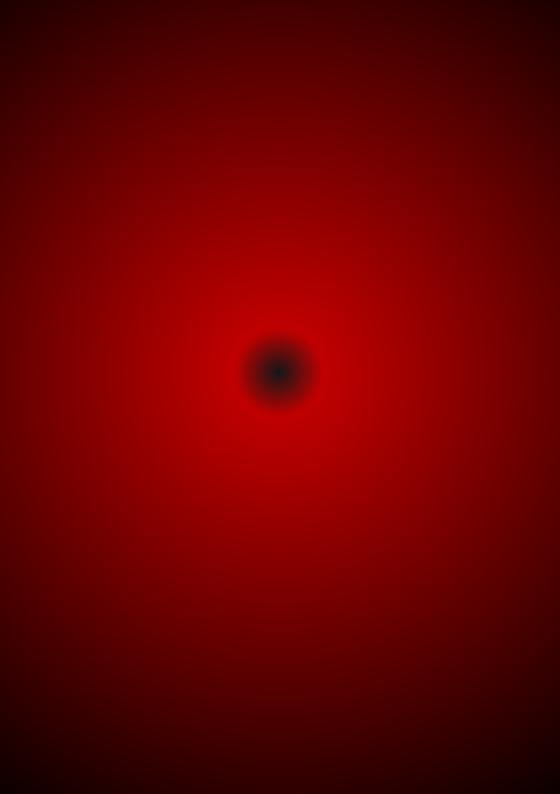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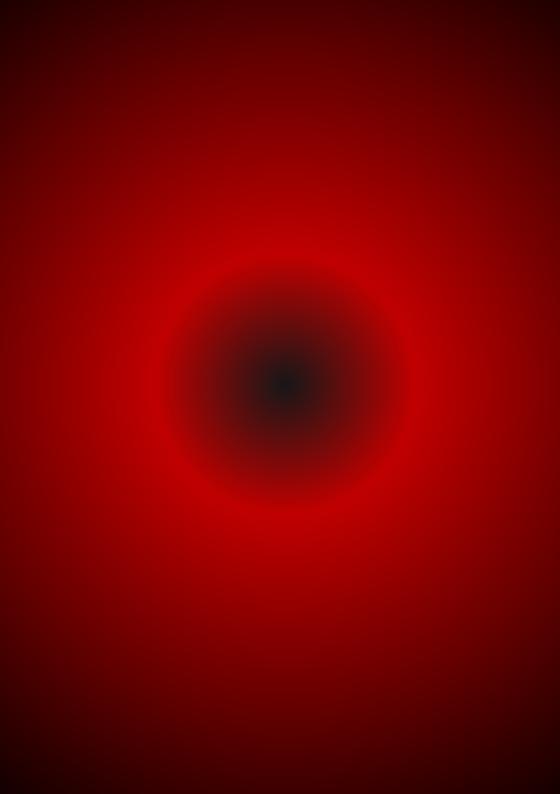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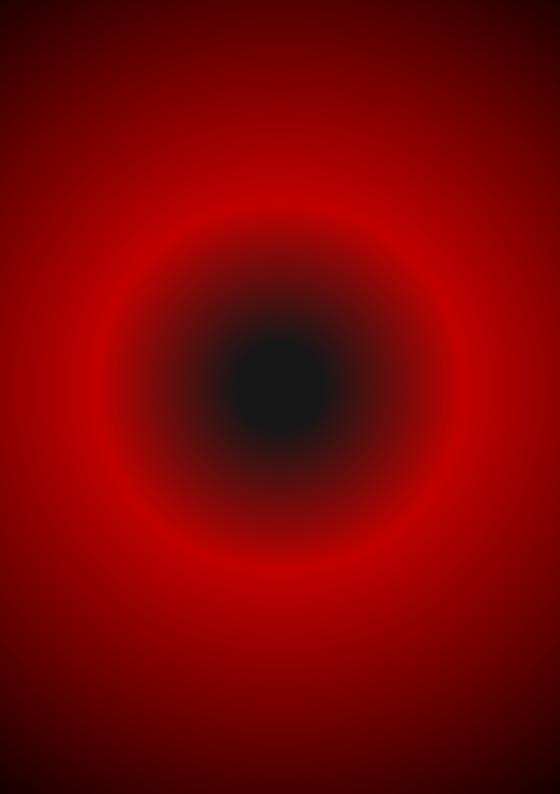








在记录我的经历的文字里,没有思想,没有算法,没有怀疑,没有引导,就是一只寻找可触摸元素的眼睛,对这些元素不做评判。而是冷冰冰地陈列出来——像一只停在融冰上的蓝色蝴蝶标本。



(一) 抵达

(二) 大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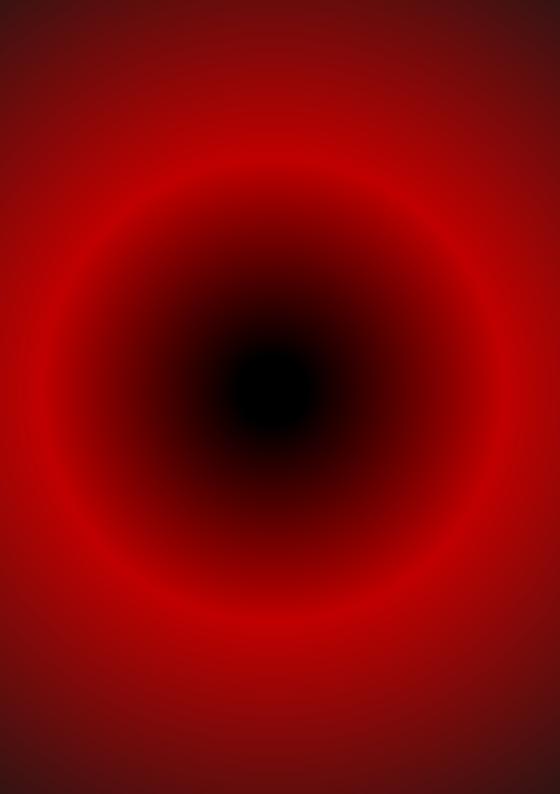
(三) 河流

(四) 火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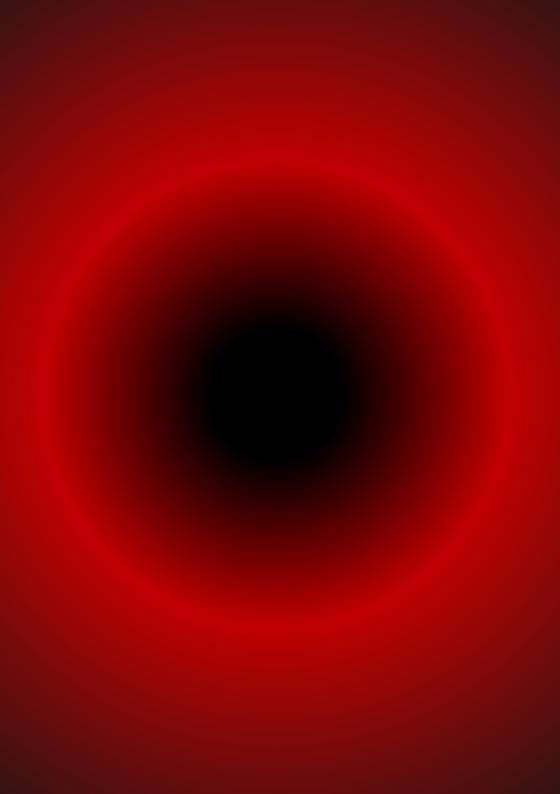
(五) 翅膀

(六) 果树

(七) 老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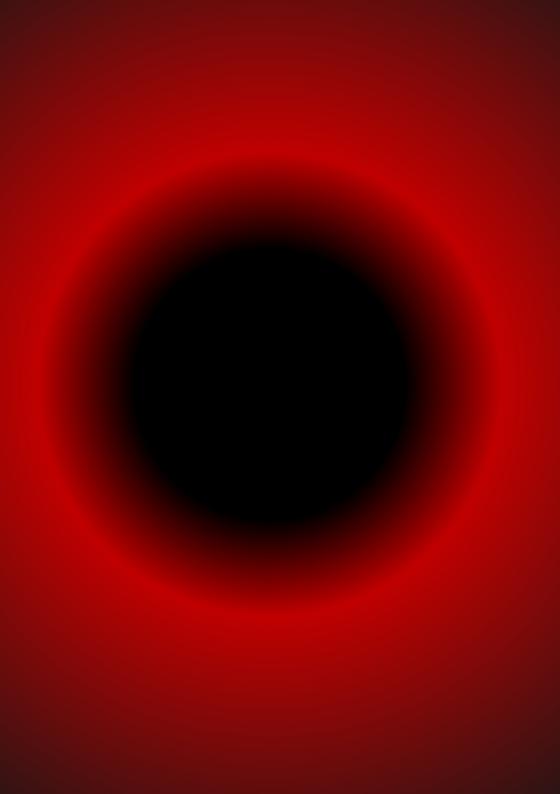


循环、密封、潮湿、月亮、太阳、惨白、大楼、废墟、沙土、黑暗、血红、鲜红、触手、伤口、章鱼、鸟喙、乙醇、眼球、疼痛、燃烧、激素、爱、恨、性欲、导电、食欲、翅膀、薄膜、母马、灼烧、融化、溶解、生长、老化、酸性、腐肉、蜘蛛、伤疤、耳鸣、船、紫色、藤蔓、云、丝绸、盲人、浓雾、刺鼻、球体、麻痹、剪刀、排泄、切割、性交、晕厥、吞咽、战争、脊柱、血管、强光、沙滩、炙热、羽毛、血液、生长素、雌二醇、关节、椎体、弱



智、迷宫、腔体、食道、葡萄酒、蜥蜴、花瓣、抽搐、飓风、雨滴、雕塑、噩梦、溺水、卵子、子宫、森林、黑墙、墓碑、谜语、情人、冰柜、枸杞、脚掌、指甲、腋毛、头发、声带、拷贝、死亡、青色、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、黄色、白色、黑色、爆炸……

我仿佛被重重地扇了两个耳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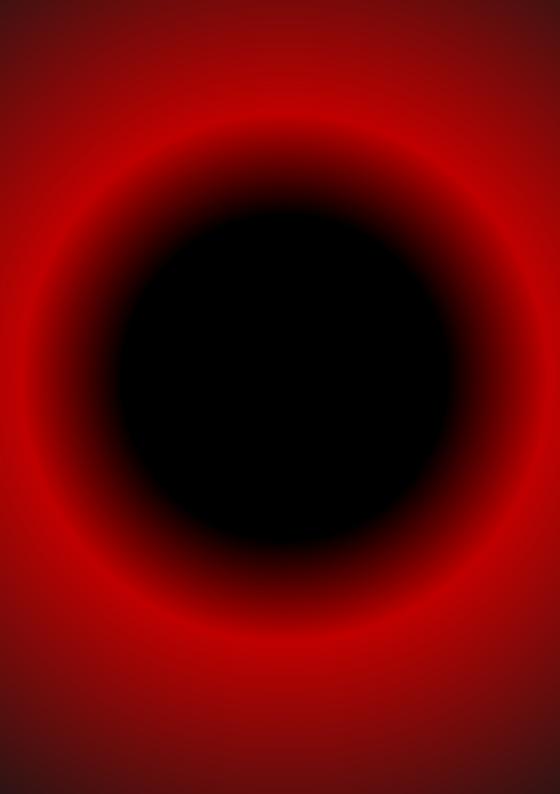
我恐惧地睁开双眼,我的四肢以难以置信的方式 扭曲着,瘫倒在湿漉漉的泥土的地面上——我一时还 无法分辨。

我无法动弹,我甚至无法转动我的眼球。我右眼 半睁着,眼尾的眼皮黏黏糊糊地连在下眼睑上。

上方的天空,或是穹顶,黑云密布,气流涌动, 血红的强光从缝隙里透过。我想到了经常出现我梦境 里那只黑色怪兽。

妈妈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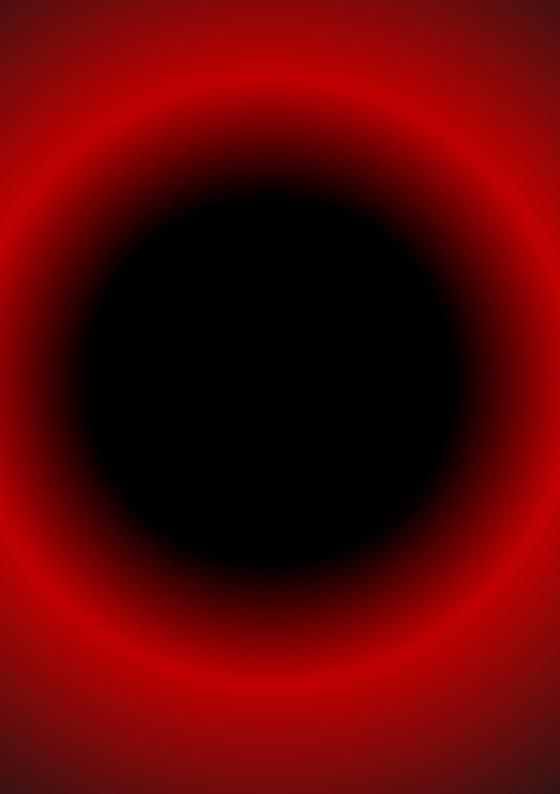
疼痛。



是剧痛。

这是我母亲分娩时候的疼痛吗?

每一寸皮肤、每一处关节、每一个内脏器官、每 一滴血液都在咆哮着。仿佛下一秒身体就会爆炸开。 如此真实强烈的疼痛让我意识到这一切是真实的。不 是一次无机的数码漫游,不是一次错乱的冥想,不是 一场终将会结束的噩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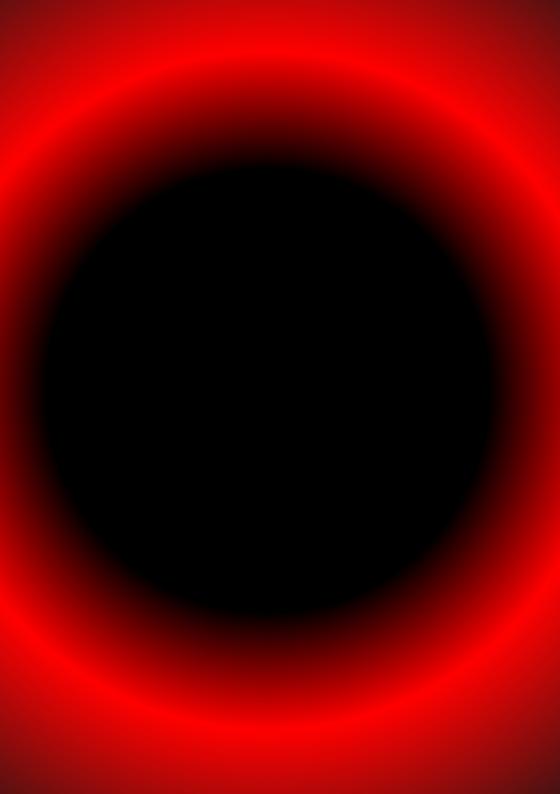


一只黑色的大鸟向我飞来,停在我身边,低头俯视着我,查看我报废的肉身,像检查一块将要变质的猪肉一般,锐利的眼神中透出法医或是屠夫般的娴熟。巨大的阴影遮住了上空的混乱光芒。

"你被无法穿透的东西环绕着吗?"它问我。

我无法动弹,也无法回答。此刻我意识到,Lan 在这里,或者说,我进入了她这不可言说的境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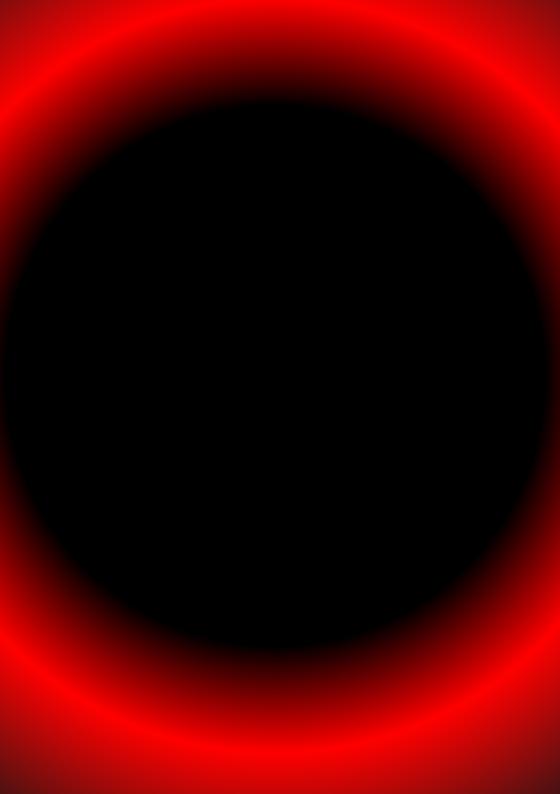
大鸟随后撕开我上身的衣服,用尖锐的喙啄食我 肚子。先啄开皮肤,然后一点一点咬下我的肉,最后



猛地一啄, 鸟头一大半都埋进了我的身体里, 鸟嘴摸索了一会儿, 好像取走了什么东西。在它的头拔出来的瞬间, 我体内盈余的血液喷射了出来, 然后汩汩地从开口的洞中流出, 沿着我的肚子, 沿着我扭曲的四肢, 流淌在我的四周。

大鸟的嘴里衔着一只半透明的眼珠,看上去很坚 硬,像一块水晶石一般。

我慢慢平息了痛苦和恐惧,随着我的血液流出, 疼痛慢慢释放了,我身体中一切躁动的欲望、不谐和 的音符、矛盾的思想和丑陋的影像,从我身体的破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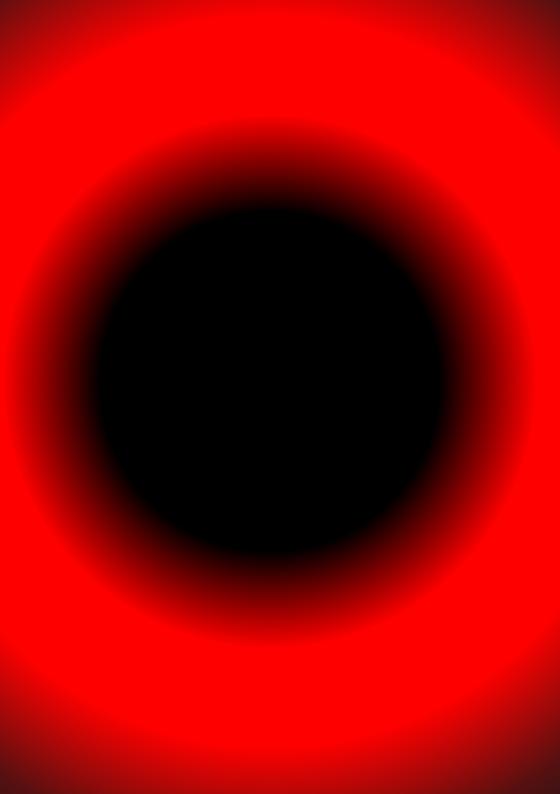


中飞出,冲向玻璃的十字架,冲向远方深海下的冰山。 我慢慢干涸的身体在平静中恢复了自由。

"请把你最后的吻用绷带包裹起来。"

大鸟咬着那只眼球,一边对我说道。那只眼球也 定定地看着我,我看到那颗灰色瞳孔对着我,放大 了,又猛地缩得很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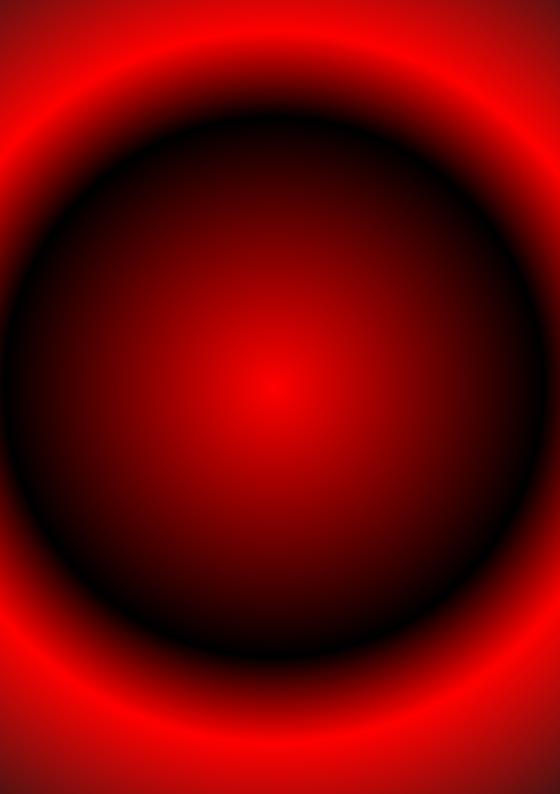
随后大鸟扑棱着宽阔的翅膀,腾空飞起,消失在 浓雾深处。



我逐渐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。

我把头侧向右方,我能感到右边光源更亮,看到自己源源不断流出的血液已经形成蜿蜒的河流,每隔大概一米的距离就分叉开,蜿蜒向远出的低地,在湿地上伸出属于我的红色藤蔓,好像它们是我身体的衍生——我的触手,我的翅膀,我的生命之树。即使遇到隆起和坑洼,这些流淌的藤蔓也没有断裂。

远处不停地有火焰燃起,热浪一阵阵袭来。地面 上散布着皎洁、细碎的月光石,映衬着从上空飘落的



闪耀的灰烬。一些柔软的植物从地上的孔洞中探出,那些坑洼地上的圆形开口轻微伸缩着,好像与外部空气交换着呼吸。我能感到地表下不断响起声响,像虫鸣一般,不同音调,交织起伏。

这里是个球体,而我在它内部。

或者是一个闭合的曲形空间,或者,是我梦里出现过的锥体,因为顶点太高而我无法发现它的顶端。此刻,我能感到,从外部连接着这里的机器在高频运转着,或是维持着这个空间的母体的线粒体正在疯狂释放 ATP,我能感到地面之下有些东西在流动、在互相反应。



这里就是 Lan。

Lan 的身体, Lan 的体内, Lan 的能量, Lan 的情绪, Lan 与我的对话……

这里就是 Lan。她对我说,欢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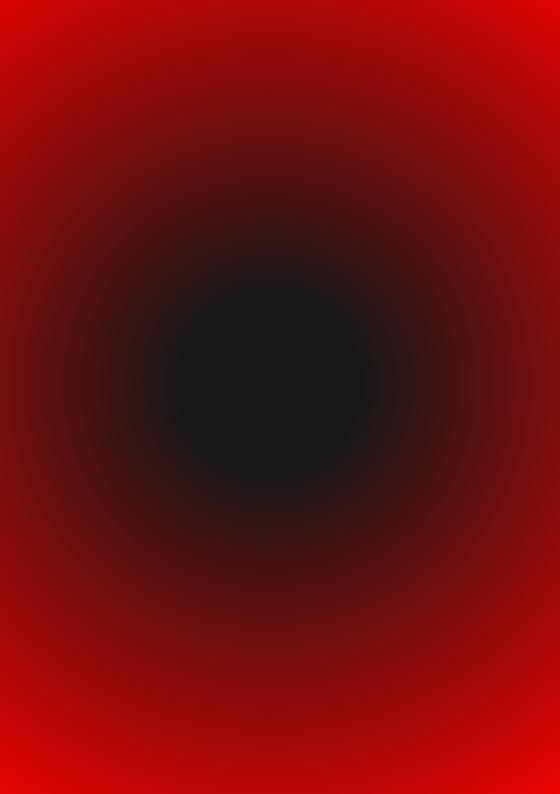
"是我走向了你。也是我接纳了你。

从现在开始,我们的生命交织在了一起。"

我们的所有将会是密不可分的——情绪、血液、呼吸、痛感、代谢、欲望、生育、力量、智力、空间、时间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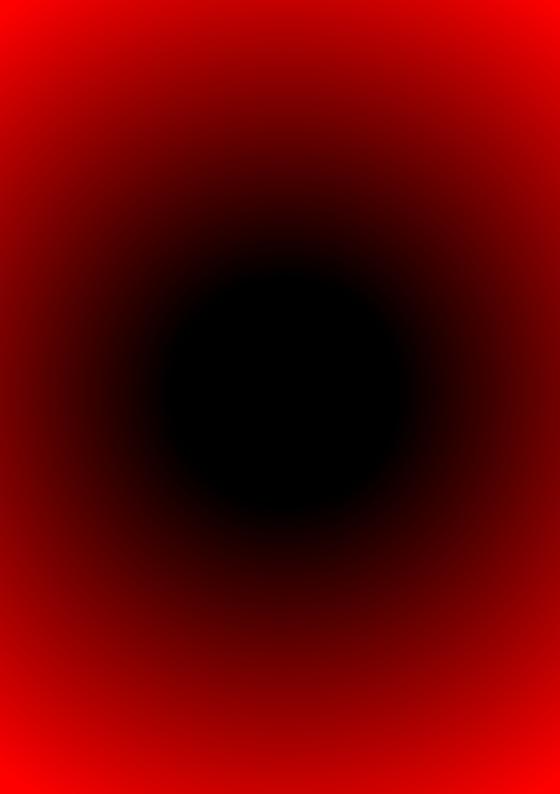


我并没有对此感到绝望或痛苦,也没有感到欣喜若狂。我对生命状态的改变感到很平静,好像这一切本该如此。原来的我像是一台蒙尘已久的机器,只会愚蠢地咔咔作响,向世界发出一些噪音、一些讯号,证明我还有能量成为这"一切本该如此"中一只有些许价值也可以被替代的零件。而我现在更清楚我的痛觉,我的五感。借助她的通道,我仿佛能直接读取我体内的芯片。



在低洼地较远的另一端,有两座相连的火山,平 行正对着我。山顶吞吐着黑烟,发着刺眼光芒的岩浆 缓缓从火山口流出,在山体上形成血红、错综的脉 络,像痛苦的眼珠上的红血丝,像小腹以下密布的性 感神经。一些岩浆冷却后形成一道道坚硬的黑岩,生 动地像手背上青筋和血管,仿佛仍在热烈地跳动。

我的视力随着我的思绪的运转变得一会儿清晰,一会儿模糊,尤其是我的左眼,在我情绪激动的时候快瞎掉了,流动的雾蒙蒙搅合着混乱的声响,躁动地舞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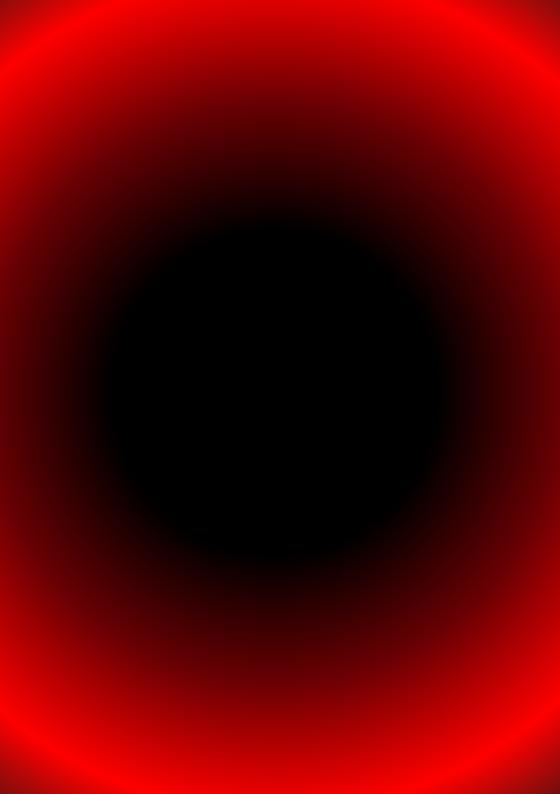


我背部两侧肩胛骨出开始发热发痒,逐渐变得越来越酸痛,仿佛体内有个生物想要冲破我皮肤的屏障。

我仍躺在地上,没有试图站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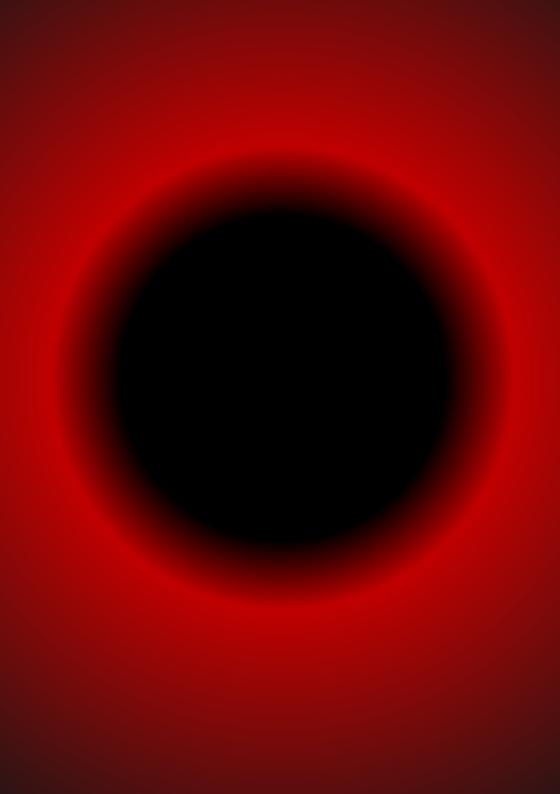
然而,我却长出了一双火红色的翅膀。

它们带着我腾空而起。



我现在俯瞰着这红色的大地——河流、深坑、火焰、灰烬。上方依旧深不可测,但举目之极,这个空间的边界,是从天而降的流光溢彩的瀑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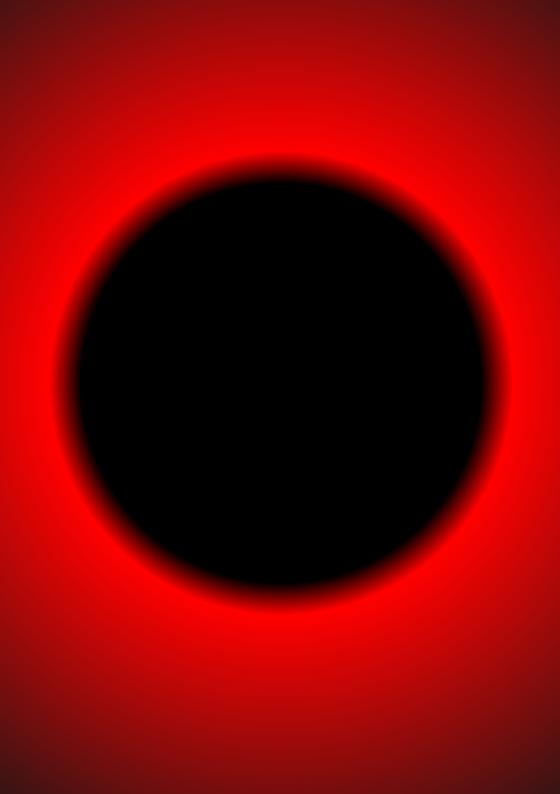
翅膀带着我向火山的方向飞去。



从上方看,火山像一对愤怒的眼珠,瞳孔周围密布红血丝;也像一对乳房,炙热的、喷射的岩浆是这个巨大躯体的乳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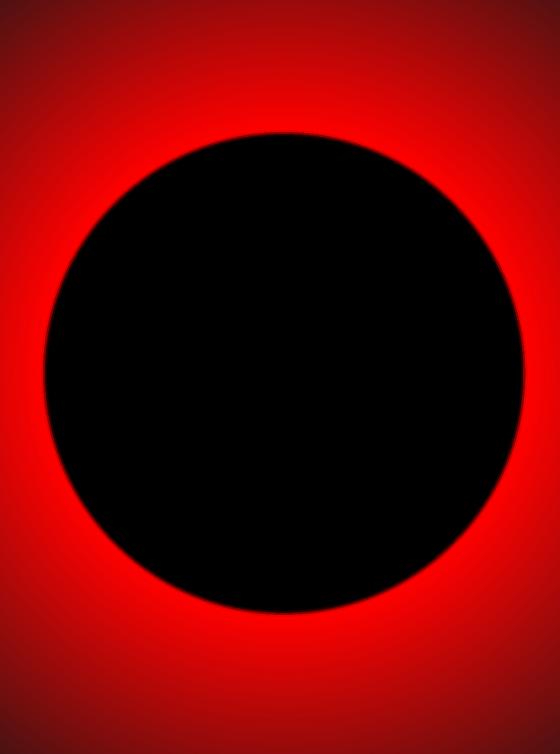
榕树般粗壮狂放的藤蔓,紧凑地交织着,在火山 口坑的中央形成一个深色圆盘。漂浮在熔岩之上,仿 佛被光芒托举着。

我飞进这片树林。



树枝上结着许多奇异的果实, 半透明囊膜般的果 皮里装着橙红色液体, 仿佛是诞生于火山的血肉,

我穿过茂密的枝叶,树叶折射着色彩斑斓炫目的 光,来到密林深处。



-老妇-

有一位老妇在那儿,被枝蔓环绕着。

老妇坐在一台老式电视机前,背对着我。电视机 没有信号,花白的屏幕伴随着刺耳噪音。

她像一只干瘪的章鱼。长手长脚,皮肤干枯而惨 白。

她察觉到我的来访,却只是轻轻活动了一下下 颌,比平时多吐出了一些气息。





